



北國四重奏

北国抒情文学



②

作品集

这是东北三省四市历时五年的北国四季(春、夏、秋、冬)多种文学体裁(散文、报告文学、小说、诗歌等)的一次阵容盛大的检阅。

《北国四重奏》编委会

时代文艺出版社

●北国四重奏——北国抒情文学作品集●

北国之夏

《北国四重奏》编委会 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北国之夏

- 夏夜 (小说·一等奖)..... 安 端 3
- 农家 (小说·一等奖)..... 张福麟 7
- 小鸟带路 (散文·一等奖)..... 马秋芬 10
- 永久的夏日 (散文·一等奖)..... 刘 虹 13
- 鹤踪 (散文·一等奖)..... 慕及春 16
- 捧出一个清凉的夏季 (报告文学·一等奖)..... 殷京生 19
- 嫩江,夏天里的故事 (散文·一等奖)..... 齐 越 22
- 又是一个夏天 (小说·一等奖)..... 壮国威 26
- 松嫩平原的草 (散文·二等奖)..... 修成国 29
- 果纽 (小说·二等奖)..... 张国巨 32
- 燥夜 (小说·二等奖)..... 郑海金 35
- 麦收时节 (小说·二等奖)..... 张玉华 38
- 蝥蝥声声 (散文·二等奖)..... 丁晓翁 42
- 酸溜溜的杏子 (散文·二等奖)..... 康启昌 45
- 瓜熟蒂落 (小说·二等奖)..... 王 莉 48
- 太阳,在日子的头顶 (诗歌·二等奖)..... 流 水 51
- 玉泉山上夕阳红 (报告文学·二等奖)..... 黄文举 53



为了北京时间 (特写·二等奖)	刘庆福	57	
创造香甜生活的人 (报告文学·二等奖)	刘茂祥	61	
夏天,在饮料厂 (诗歌·二等奖)	郑义成	65	
生命的遐思 (散文·二等奖)	张秀枫	67	
你诞生在夏天 (散文·二等奖)	于桂兰	70	
我们的夏天 (散文·二等奖)	姜维青	73	
黄土地抽一丝嫩绿 (诗歌·二等奖)	张帆	76	
磨船 (散文·三等奖)	郭美华	78	
今夜北方有雨 (散文·三等奖)	朱洪海	81	
北方有艘“天鹅”轮 (报告文学·三等奖)	王世传	梁红岩	83
海边的故事 (小说·三等奖)	张舒明	87	
槐树庄 (诗歌·三等奖)	董桂萍	91	
太阳雨,在船台降落 (诗歌·三等奖)	(回族)阿拜	94	
寄自锚地 (诗歌·三等奖)	孙甲仁	96	
热情(四首) (诗歌·三等奖)	刘鸣芳	98	
又是绿荫一片 (散文·三等奖)	崔亚斌	101	
又是瓜熟时节 (散文·三等奖)	马业文	104	
山鸽 (散文·一等奖)	王忠新	107	
雨中世界 (散文诗二章·三等奖)	黄兴武	109	
乖乖 (小说·三等奖)	王玉龙	112	
晕 (小说·三等奖)	王璞	115	
八月古城 (诗歌·三等奖)	孙大梅	117	
听天气预报 (诗歌·三等奖)	黄新中	119	
宁静的夏夜 (诗歌·三等奖)	李文方	121	
吉日 (散文·三等奖)	刘学颜	123	
致大海 (散文四章·三等奖)	于少波	126	
羞涩 (小说·三等奖)	颜石凡	128	



雾晴 (小说·三等奖)·····	高 凯	132
那片绿荫 (小说·三等奖)·····	赵桂林	135
江夜 (诗歌·三等奖)·····	王鸣久	138
七月,太阳岛 (诗歌·三等奖)·····	贾济人	140
浅水 (散文·三等奖)·····	李克石	142
瓜瘾 (散文·三等奖)·····	李满园	145
蝥蝥 (散文·三等奖)·····	李守智	148
夜钓 (散文·三等奖)·····	李若心	151
夏日的星河 (散文·三等奖)·····	张真华	154
夏雨 (小说·三等奖)·····	夏鲁平	156
夏白的伞 (诗歌·三等奖)·····	牟欣伦	158
洁白与蔚蓝 (诗歌·三等奖)·····	刘新智	160



北国之夏

街树在一夜之间点燃了夏天的风景。花裙子开在阳光下，也开在人生里，太阳伞、红泳衣、蓝天白云金沙滩长长的雨丝长长的秀发，这个季节的画框里永远富有，永远缤纷着如歌如潮的梦。

听涛声，听雨声，听蝉噪，听蛙鸣，夏日的音符回荡在一片浓荫里也热烈也清凉。无雨的夜晚，有残荷装点意境，诗人的情愫就一缕一缕地拉长。

夏是生长的季节。《海边的故事》与《松嫩平原的草》一起疯长，长成千种姿态万种风情，接着就有美丽的传说成串地挂上了少女温馨的脖颈。

农家的田园也热闹起来呢，鲜瓜脆果蜜蜂蝴蝶，生活的细节就象天上的星星、数也数不清。

宁静的夜晚，立于旷茫、幽冥的星空下、在高粱“咔咔”的拔节声里，寻得见季节成长的痕迹。

夏天浪漫而多情。《太阳在船台降落》，打湿了造船工人雄浑的号子；《七月，太阳岛》上情侣的日光也炽热如头上的太阳。

《黄土地，抽出一丝嫩绿》，山里的妹子走进车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世俗从此成了破碎的记忆。



“槐花摇出一片雪海”，摇出圣洁的情爱，《洁白与蔚蓝》是海员生命交响的主旋律。

北方的夏是浓墨重笔的大写意，淋漓而酣畅，象这块土地上长成的汉子。

浓烈的夏，飘逸的夏，灿烂的夏哟。



夏 夜

安 端

有时候,海是在后半夜才能吟唱出一首成熟的曲子。满天星星的辉光恍然如富丽的珠串和闪耀的银饰,似乎近得唾手可得。又悠远得可望不可及。海水温柔地浸染浸烟着礁丛石壁和沙丘,烂醉似的沉寂。岸边的条埂上,棋子似地堆着一座座麻秸扎成的窝棚,于是便有了若明若暗的灯光。走近细看,垛起的饵料堆黑茸茸一片,泊栖的舢板上落着垃圾污水和鸟粪,湾子里偶尔溅起一片雨点似的波漪,倦怠的黄狗急忙翘起尾巴,徒然望着毛毯般凝稠的海水。

这是夏天的虾池子。

过了夏至,阴雨不断。发满在池子边搭上了三角窝棚,死守着。雨一场场下,虾一天天长肥,发满眼珠子直勾勾瞅着,交秋就有满把的票子。

这个时候,发满本该背着猎枪在池边转,有眼红的人趁黑捋



上一网就不是个小数目。发满却斜躺在草铺上，对着瓦斯灯发怔。

巧儿今晚该来了。想起巧儿发满心里就象塞了一把毛毛虫，痒痒的又涩涩的。巧儿本该是他的，可叫屯西的郭大轮子占了先，哭着闹着嫁过去。发满一怒之下来到西海头，厮守了三个春夏秋，票子没少赚，开春又起了一幢砖石结构的二层楼。可心里总缺点什么，空落落的不好受。

上个月，郭大轮子开车栽沟里，落得个车毁人伤。巧儿哭得泪人似的，发满恨得牙根发痒。倒不是觉得郭大轮子罪有应得，只是觉得巧儿要死不应该流这么多的眼泪。

起风了，棚顶上疏稀的蒿草瑟瑟作响，棚子外有堆艾草细细地燃着，蚊蝇没头没脑乱撞。发满有些急了，坐起来，对着对面的湾子眺望。那天，他去营口拉饵料，在路上遇到了巧儿，他捎了她一程。她坐在他身旁，他挑着好听的话安慰她，她一句话没说。发满对着她深幽的眸子硬瞅了半天，突然觉得她可怜得没法说。下车时，他悄悄塞给她1000元，她收了。发满约她有时时间去窝棚说说话，她居然答应了。

发满猛丁站起，碰倒了身后的水桶，咣咣当当，惊得桶子抖抖索索。他转身时，看见巧儿那张忧郁而俊俏的脸蛋儿。

“怎么，这么晚才来。”

“还不是你叫的，做贼似的。”

“还是小心点好，舌头能杀人。”



“我说，我还没干什么缺德事，犯不上躲躲闪闪。”

发满没能回话，仄斜着身子。巧儿坐在草铺上，轻轻揉着双腿。苍白的瓦斯灯光衬托着她窈窕的身段。

“他强些吗？”

“干什么说他，你今晚不是叫我吗？”

他瞅了她一眼，一把把巧儿搂到怀里。她轻声哼几下，推开他：“你还是这么毛手毛脚的，整得人怪疼的。”

发满慢慢松开手臂，颓然站着。巧儿木木地盯着他，轻声叹了口气。

“你跟过去可不一样了。”

“是的，跟你交个底，我攒了8万多。”

“我不是说这个，你这人……”

“我这心你还不知道？”

“知道，有了钱心就要长毛，干什么搂人家媳妇！”

发满心里一紧，本来不安搓摩的双手又放到了巧儿的背上。巧儿轻轻一哆嗦，转过身子：“满哥，他这个时候，我不能想别的……”

发满咬着牙，发狠地揉着她的肩头。

巧儿撑开他的身子，从怀里掏出一沓钞票，对他说：“真得谢谢你，上次你给的钱真应了急，他的腰骨快好了。”

发满暴跳起来：“我不要，说不要就不要！”

巧儿站起来，理理散乱的头发：“拿着吧，你的钱也不是好挣的。”说着走出棚外。



这时候，涨潮了。白花花的浪花辉映着淡淡的星光，远处狼牙雕变成了一块抽象的冰礁。天亮时，发满发现池子被人掏了，他没敢声张，咬咬牙，认了。

(原载《大连日报》)



农 家

张福麟

天不下雨，庄稼人称6月旱为“抹脖旱。”人得扎脖颈啦，“大筐”老汉这么想。其实，他这是多余操心，他儿子和一帮人开到县城搞运输，挣的票子又经数又耐花，大旱三年也饿不着他。儿媳妇和闺女支的裁缝铺虽不大，却引来了几个屯的女人。一把剪子一台机子，赚了钱，还叫那些女人美得一步一扭，姑嫂俩不盼阴天不望下雨，只管到“大瓜子”的菜园里买水灵灵的青菜，好象那个大精细人会给她们什么便宜。“大筐”是粒米不撒寸草不丢的角儿，庄稼院花钱买青菜哪象过日子？于是就挑上木筒下河担水浇园。干到天抹黑，园没灌透几垄，裤裆却已浸满臭汗。儿媳拉出电灯，院子里放了饭桌摆了板凳，老汉刚坐下，闺女已端上大盘小碗。老汉闻到鲜香味，断定她们今天在“大秤杆”的鱼挑子里称了海货。那“大秤杆”又诡又诈，不知短多少秤呢！老汉瞅瞅透明的酒液，心一横，吃，喝，还能活几年？一辈不管两辈事！可是，听得闺女在身后笑道：“爹，挑一下晌的



水，还抵不上半碗酒钱吧？”

老汉忿忿将酒碗一墩，鼻子里哼了一声。老汉动气，不只在闺女否认他的劳动价值，还因在下晌浇园时，望见儿媳闺女到屯西马寡妇家去，心里就窝了股气。他早听说这姑嫂俩在打马寡妇三间房的主意。那地脚位子好。南北屯赶集的都从门前过，确是开裁缝铺的好去处，做衣裳的女人再不必拐到屯里来。可马寡妇日子艰难，占了她的窝她到哪过活？马寡妇男人叫“大镢头”，虽说占屯里的“四大”之一，可跟“大爪子”“大秤杆”属两类人，是专在土里刨食的憨汉子。老汉和他最说得拢，论节气讲庄稼，说住家过日子道处世为人等等，观点大都一致。可惜“大镢头”早早卧倒了，屯后坡上的坟头已遮满草木。这些年，老汉处处留意马寡妇，时不时背着人从自己的“筐”里咕捣点什么送去，私下里还窃想给她更实际更带美色彩的帮助，那心也就日日向她靠过去。嘻，现时年轻人为人处世也变了风气，这姑嫂俩太不讲仁义——就是裁缝活不干，也不能占个寡妇人家的窝呀！老汉心气越胀越满，眼见就要鼓出来。

儿媳说：“爹，酒是‘老窑，酒，鱼是大‘同乐’哩。”

“同乐”个屁！你们乐，她得哭。她哭，俺心里甚滋味？老汉暗嘀咕，又经不住酒气的诱惑，仰脖便是一大口。丝热顺嗓眼咽下，心窝的气就有要蹿起火苗的意思。于是赶紧将鱼拦腰截了，大嚼着，竟连刺一起吞下。

“爹，鲜吧？嫂子说你浇园太累，就出那力吧，置台抽水的泵泵吧。”

小孩丫丫，有卖龙筋大概也想买！火气憋压着，额上渗出汗豆，虫样爬下脖颈，满脊赖滚。



嫂子朝小姑使眼色，小姑蝶似的飞向厢房。老汉闷饮嚼，光脊梁突感凉意，急忙望天：“唔，来风了？该不是有雨？”

姑嫂一起嘻笑，老汉又听得一阵“嗡嗡”之声，惊奇地回头再瞅，原来有台电风扇正闪着银色的弧光飞转，旋来润凉的风拂走久旱的燥热。

哼，花钱象淌水，当小姐阔太太了！

“爹，西头马家婶子答应把房借俺用了。”

“爹，你同意马家婶子搬咱家厢房住吧？”

“厢房热，嫂子给马家婶子买了电扇。”

“你俩做主吧——老汉出院进园，在即将下梢的黄瓜架里摸索出两根小黄瓜，带着花纽儿长着嫩刺儿。

“吃，吃吧，黄瓜茄子两头鲜哩！”

姑嫂俩咬断黄瓜，极脆，也鲜。儿媳猛然从公爹这句平常的话里，醒悟出藏着另一种意味。她不好意思笑，只在心里想：怪不得马家婶子答应得那般痛快……她悄悄捅了小姑一下。

“大筐”老汉心里有些慌，却觉得今夜挺爽气的。

（原载《大连日报》）



小鸟带路

马秋芬

初到C城，正逢盛夏。天上碧空高远，地上茂柳织荫，开阔的马路托举着声响和繁忙，吟哦着城市未知的命运。

我是接到电报，带着剧本来见导演的。这位导演年迈而颇负盛名。我想象着他的非凡气度，想象着随着他苍老而有魅力的大手起落，银幕上种种奇迹的诞生。当然时而又想象着他身边男星、女星们翩翩的倩影。因而我着意穿了件漂亮的连衣裙，凉鞋也选了双六公分足码高跟。

汽车还没到终点，就提前停下。前面正在修路，一切过往车辆只好绕道而行。幸好离电影厂已经不远，徒步走去，据说只要二十多分钟。但是为了少走冤枉路，我想还是向当地人打听一下。

正这时，迎面小路上走来两个小女孩，都提着罐头瓶，背着硬纸夹。我问：“小朋友，电影厂怎么走？”

一个女孩辨认着指了个方向：“前面修路，得从那条小路穿



过去……”

另一个女孩打量着我说：“阿姨你是外地来的吧？你找不到，我们可以送你去！”

能送我固然好，不过孩子们和我方向相反，怎好劳驾她们。两个女孩却早已情愿地向后转，细声细气地说：“没关系，反正我们正放暑假，没事！”

两个小向导陪我上路，置身异地的孤独随即一扫而光。我象朋友那样询问着她们的年龄、学校以及手上的玻璃瓶，她们是二年级的学生，稍胖的9岁了，稍瘦的才8岁，她们是国画兴趣小组的成员，还说今天每人画了一幅荷叶青蛙，都得了五分。这时才见瓶子口墨迹斑驳，小手背上也还依稀可见墨点。

9岁的向我描绘着她家塑料大棚里水淋淋的好时光：黄瓜怎样绿，柿子怎样红，她妈妈浇水和捉虫怎样的快捷；8岁的向我讲述她小哥哥下围棋具有如何高的知名度，前几天在少年宫比赛时，在电视里还露了一面，问我是否看见了？……不知为什么，我心里老是哼着一句老歌的开头：“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着我们……”心里温暖而惬意。两只小鸟于左于右，使我对整个C城顿觉亲切起来。

“前面的路不远了吧？”我随口问。

“不远了！穿过一个小市场，经过一个白大门的旅店就到了，我们去电影厂参观过一次！”孩子们很有把握。

我们谈着趣闻，谈着琐事，也谈着理想，走过大杨树的浓荫，走过一幢幢建筑物，走过青草斑驳的小路，前面渐渐空旷起来。头上似无比阔大，裸出无垠的晴空和太阳，脚下也绿意浓重，且无遮无挡，绿丛中闪出田埂和马车。我忽然觉出不对，急忙看看



手表,才知一个多小时已经过去,且终不见小市场和白大门的旅店。正要发问,却见9岁的小脸涨红,8岁的早已是哭样,两人沮丧地说:“怎么小市场没了呢?白大门没了呢?”

毫无疑问,向导迷路了。我们是因为错拐了一个路口,径直到了远离电影厂十里外的郊区。无论原路返回,还是再抄另一条近路,没有一个是到达不了目的地的。两个小家伙早已不知所措且疲惫不堪。我虽不忍埋怨她们,心里却懊恼叠起,无异于逢上两只捉弄人的小妖。太阳顿时爆烈,土路顿时坎坷,连衣裙汗湿得不成模样,六公分足码高跟也把我整治得与瘸马仿佛。我明白,现在找路的重任已历史地落在我的肩上。于是,我将她俩的瓶子、夹子一概接过来,又一人买了一支冰棍降温,左手拉着9岁的,右手领着8岁的,这情形早从“小鸟带路”变成“大熊问路”了。什么话题也找不到了,三人闷闷赶路,抵御着臭汗,抵御着尘土,抵御着怨愤。仿佛经过了一个世纪的跋涉,忽然孩子们惊喜地叫道:“小市场,白大门!”

——我们终于同舟共济找到了目的地。

两人仰起汗污的小脸,立时痛心疾首起来:“对不起,阿姨!我们好心,却把你领丢了!”然后给我施了个难以形容的大鞠躬。我忽然很舍不得离开她们,但她们已经提着小瓶跑远。我深深地激动,深深地难过,呆呆地追踪着两朵纤小的身影。久久没有走进电影厂的大门……

(原载《沈阳日报》)